

印尼海上漂流：别样环保之旅

他乡苦旅

文图\本刊特约撰稿人 胡彬

岁末之前,我应邀以中国作家和独立见证人身份,前往雅加达,继而漂洋过海,去发现和记录沿岸列岛热带雨林大规模被毁情况,并参与拯救气候、保护森林的国际行动。此行20天,历经艰难险阻,体验了在印度洋和异国他乡奇异的漂流、环保之旅。

赤道上的森林王国

北京-香港-雅加达,飞行了8个多小时。打开地图一看,已经过了赤道,来到南半球了。浩瀚无边的印度洋,传说中神秘的爪哇国,此时此刻就在脚下,新奇、兴奋的感觉禁不住跃上心头。

刚出关,夜空中一幅巨大的画面闪亮开来,乍看像是放大的扑克牌,定神才看出是欢迎广告,极有民族特色。从机场到酒店约一小时车程。酒店保安笔直地站在门口,几乎全副武装,而上楼的电梯里还有个特殊装置,客人必须插入房卡它才运行。这些给人的印象,似乎此地治安有点吃紧。来一盘闻名于世的印尼炒饭,就算接风大餐。再将手表指针往回转一小时,开始考虑这次旅行怎样做到入乡随俗。

来这之前,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,除了1998年排华骚乱,2004年惊天大海啸,其他方面所知甚少。在来时的飞机上,看到一份该国的杂志介绍到,这个美丽的千岛之国,大片原始热带雨林里,曾经有过成群的大象,还有包括苏门答腊虎在内的各类珍稀野生动物,但连续几十年的大肆砍伐,森林急剧减少,动物纷纷绝迹,这一带的气候和水土也变得喜怒无常。

是的,我们的到来,就是想见证一下,这些曾经美丽的岛屿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海上七日,漂流与飞行

第二天,我们登上著名的“希望号”全球环境护卫船,开始了漫长的漂流。“希望号”曾因在大海上拦截日本捕鲸船而广为人知,该船装备了高效环保的推进系统,以及各种消耗物资的循环利用系统,船尾还有一架漂亮的直升飞机。



希望号

这一趟,船上共集结了30余人,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环保志愿者和传媒人士,包括英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荷兰、保加利亚、西班牙、印度、哥伦比亚、印尼……这次来了4个中国人,多了不同的声音和颜色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女志愿者,她的小腿上纹着一棵树,真够创意的。这一带曾经是上帝十分偏爱的地方,赐予其庞大的热带雨林及各种丰



环保志愿者在坎帕半岛的一个毁林现场打出的环保横幅。

John Novis 摄

厚的资源宝藏。而今由于滥砍滥伐,已是满目疮痍,环境破坏剧增,温室气体排放高居世界前列,危及周边列国乃至全球的气候。几年前那场骇人听闻、造成近30万人丧命的地震和海啸,就是大自然一次疯狂的报复。

“希望号”连日向西北方向航行,环绕苏门答腊北岛,穿入马六甲海峡。船上的红色直升机频繁起飞,前往沿途各岛屿的毁林现场考察见证。

11月5日下午,烈日晴空,轮到上飞机了。为了方便俯拍,直升机的四个机门全都被拆掉。上天以后风实在太大,我穿着短衣短裤,被吹得像气球一样鼓起来。就这么挺了两小时,往返数百公里,拍回了370张被毁林地的现场照片,真是触目惊心啊!

志愿者们的“行为艺术”

11月7日,天刚蒙蒙亮,我们一行14人下了大船,换乘橡皮艇,登上附近的坎帕半岛。跟当地的环保志愿者会合后,再乘汽车行驶2小时,到达一个最严重的毁林现场。一群人将事先准备好的横幅打开。横幅长30米、宽20米,面积达600平方,上面的标语是:“停止破坏坎帕半岛!”。年迈的英国摄影师John Novis从直升机上拍下这个场面。

9日,“希望号”抵达印尼主要的资源输出码头——杜迈港,在港口运送木材和棕榈油的货轮上展开“涂鸦”行动,一艘巨轮被涂上“森林犯罪”的大字,货轮上的人用高压水枪向环保志愿者喷水,我们乘小木船在周围拍照。

10日,行动有所升级,一名志愿者爬到货轮的锚链上,使之无法起锚,算是象征性地“拦截”巨轮出港。直到警察赶来将拦截者抓捕才告一段落。后来有律师出面,当晚又将志愿者交保释放。

需要说明的是,所有这些行动并非针对印尼这个国家,而是要抨击那些只顾敛财不计后果的毁林行径,以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公平的利益分配。因此,所到之处,基本上还是得到当地民众的赞同和拥护。

而这些“行为艺术”正是国际志愿者们的拿手绝活。他们将固执的道德理想、严正的环保诉求和孩子般天真的游戏结合起来,上演了一

个又一个戏剧性的场面,吸引国际社会为之侧目,进而呼唤人们对地球家园倍加珍惜。

提防海盗和遭遇追杀恐吓

马六甲海峡一度是全球海盗最猖獗的地方。“希望号”在那里停泊三天,难免也会担惊受怕。船上加强了戒备,关闭所有入口,夜间增派人员巡逻。来自澳大利亚的女船长为大家组织了专门的培训,一旦有海盗上船,所有人员要迅速集中到船头一个有卫星通信的房间里,团结一致,统一应对。所幸,近期海盗的主战场转移到索马里海域,且主要针对商船下手,我们虽然也紧张了几天,最终还是安然无恙。

见识和记录一系列“行为艺术”后,我们告别了“希望号”,到杜迈市一个酒店住下。这天晚上十点左右,有人一直尾随我们,并发出了凶险的恐吓:“再不离开这里,就把你们全都杀光!”。在当地志愿者和警方建议下,我们连夜搬家,换到更安全的酒店躲避起来。连续三天,我们被告诫不能出酒店,也不能单独下楼。楼下大堂里,有几个人坐在沙发上,从早到晚在看同一张报纸,样子像是盯梢的。

三天囚禁般的生活非常难熬。在赤道烈日的接连暴晒下,早已变得面目全“黑”,这时候就看着脸上的死皮一片片脱落。心里怀念着自由,更怀念伟大的中华美食。这回出来艰苦一点倒没关系,哪怕是追杀也不可怕,最大的问题吃不好。“希望号”上的环保主义者生活俭朴,以土豆为主,偶有一块牛排,要顶三四天用。上岸后本以为能够解馋了,不料被困在这里,一日两餐印尼炒饭。好不容易发现了唯一的中国食物——海南鸡饭,却一点也不地道。有两天基本没吃东西,下决心回去要好好补一下。

第四天早上7点,我们悄悄从酒店后门溜出,避开大堂里可能的盯梢者,钻进前来接应的汽车,一口气驱车300公里,当天赶到廖内省的省会贝肯巴鲁。

苏门答腊的小镇风情

一天傍晚,我们再次告别“希望

号”,在苏门答腊岛上一个普通的滨海城镇落了脚。

眼前的滨海小镇,清新鲜活。单从自然风光看,与我们的海南岛十分相似,艳阳高照,椰树婆娑。不过镇上的居民以穆斯林为主,人文气息大不一样。路过一条街,看到一座宏大精美的清真寺,这么小的地方有这样的清真寺真令人吃惊。

镇上的伊斯兰信众们每天要诵经、祈祷5次,音调类似唱歌,配上那种我们文革时期用过的高音喇叭,覆盖整个镇子的超大声响高高飘扬在天空。开始我还以为是唱卡拉OK,后来才知道是祷告。汽车、摩托车多得出奇,而道路、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滞后,这是我们一路上突出的印象,小镇也不例外。

印尼有2.5亿人口,其中华裔占3.5%,达数百万之多。即使这样边远的小镇里也有华人的踪迹。然而受历史事件影响,该国的华裔往往十分低调,他们开设的餐馆和商店,不会使用中文招牌,因而找起来比较费劲。我们到处寻觅,直到发现一家餐馆里



苏门答腊小镇上骑摩托车的女子。



小镇居民在自家门口。



无奈的印尼森林原住民

有筷子,才心领神会地坐下来。餐馆的老板祖籍山东,还能将就着说普通话,见我们来了很是热情,但给我们吃的还是印尼炒饭。他说筷子也是少见少用的,猪肉就更不要提了。在另一家杂货店里,怀抱两个孩子的女掌柜是福建后裔,不过基本上不会说中国话了,只能马马虎虎听几句。

虽然在小镇上只呆了一夜和半天,但我们还挺满足,毕竟接触到了该国边区一般民众、以及普通华侨的生活。

森林原住民的哀叹

从苏门答腊的海滨向腹地深入,道路很小,但来往穿梭的汽车相当密集,以大货车居多,几乎跟我们的珠江三角洲不相上下。但这里的公路和周边建设却很落后,车开起来险象环生,惊心动魄。那些货车都是运送木材和棕榈油的,显示出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另类繁荣,这种繁荣的直接反应,一是环境代价高昂,二是贫富悬殊尤为突出。

前往贝肯巴鲁的途中,我们顺道访问一个被毁掉热带雨林的村落,与这里的原住民进行了一番对话。

到达村庄的半路上,就见到一个原住民的孩子提着纸箱在向过路人乞讨。那里的原住民也都是穆斯林。村里不通车,听说有人来访,他们特地跑出来,聚集到路口的一间草木房子里。他们诉说了那些毁林夺地的跨国公司如何让他们失去了森林和土地,他们被迫沦为流民,只能哀叹和无奈。这些原住民对于和外界打交道态度积极,他们希望世人看到他们的遭遇,也听到他们的声音。

当我们问及野生动物时,村民们大为感慨:“远古以来,苏门答腊以万物繁茂而闻名,可短短几十年的砍伐,就眼睁睁地看着森林灭绝、万物凋零,别说老虎和大象了,就连一条蛇也见不到。”而原住民自身的生存困境,可想而知。

我们不应该缺席

正如崛起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应发挥积极作用一样,普通中国国民参与全球民间活动也该是时候了。

由国际NGO(非政府组织)倡议的这次民间行动并不是胡闹,行动的详细报告,已提交给12月初在波兰召开、为期12天的联合国全球气候大会,目的就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切实行动保护森林,拯救气候。

如果我们总是缺席这样的民间活动,诸多重要的国际场合没有我们的身影和诉求,这个世界就越来越不会如我们所愿,人家想什么、做什么,也不用跟我们商量。只有参与,我们的国家,我们13亿人民,才不会总是被忽略。

因此,我们认为此行值得。